



部队大院 看坝坝电影

□万武川

小时候,作为军人子弟,去部队大院看露天电影,那是莫大的享受。

露天电影院坐落在一片树林中的空地上,被朴素的青砖墙围得四四方方。两层楼的放映室正对几十米开外,两根相距二十来米的方形水泥空腔建筑——且叫它银幕舱吧。银幕平时收在舱里,观众来了,便被徐徐拉出展平,准备演绎一段精彩的故事。

观众分为两拨:靠近银幕的是军人家属,小孩们总被家长吩咐搬着小板凳提前去给全家人“占位子”,男女老少陆续到来,电影院里热闹非凡。军人们着装整齐地端坐在家属区域后面,形成一个方阵,一片肃穆。夏日天气多变,有一次上映《大李和小李》,演至一半,大雨倾盆而下,放映员宣布中止放映,下次重放。然而永远没了下次,后事如何终成一个谜。冬天,就算没有下雪,坐一会儿也手脚冻僵,便有人使劲跺脚取暖,往往一人起头,几百人跟进(军人除外),电影院里响起隆隆的跺脚声,人们在扬起的尘埃中大笑……

晚7点左右,翘首以待的正片开始。“××电影制片厂”闪亮的开场片头,让所有人都肃静下来。银幕上流光溢彩,演绎着一幕幕家国情怀、爱恨情仇、人间真情、传奇人生……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故事性强,表演真挚。大家眼望银幕,情绪紧跟电影:《满意不满意》《月亮湾的笑声》等喜剧片,让银幕外笑成一片;《小花》《樱》……让我热泪盈眶。值得一提的还有震撼了我年幼心灵的《少林寺》:生龙活虎的武僧们,那饱满的精气神、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镜头,前所未见。看过电影后,我便从一个文静而稍蔫淘的男孩变成了热血沸腾的“小疯子”,沉浸式一边喊叫着一边模仿比画电影里的武打动作,无端想象自己也进入了少林寺,当起身怀绝技的武僧……

那些电影在岁月中已经远去,影片插曲却留了下来,“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世上有一朵美丽的花儿,那是青春放光华”“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四十多年前回荡在露天电影院上空的美妙旋律,培养了我最初的音乐欣赏能力。犹记得有一天,在无人的教室里,我忘情地唱起“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在自己尖细的抒情童音里,《少林寺》一个个精彩的镜头,又纷至沓来,那份无限的美好感受,永生难忘。

我已忘记在部队露天电影院看的最后一场电影是什么。只是觉得,属于我的那张小板凳,永远地遗落在那里了。

(作者单位: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



记忆

□王成志

前日,回江北区大石坝九村的老小区办事,无意间看见社区宣传栏,一面“荣誉墙”正熠熠生辉。一排排戴着军功章的退役军人照片展现在阳光下,其中一张竟是我自己!

后来才知,这是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把小区里荣立三等功以上的老兵照片陈列出来,让居民们能记住那些藏在军功章背后的牺牲与坚守。

我在军营摸爬滚打14年,先后荣立1次二等功、5次三等功,每一枚勋章背后都有着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枚二等功勋章,更是这辈子沉甸甸的记忆。

那是1992年初,全军掀起大练兵热潮,师首长把一个硬任务交到我手上,语气里满是期待:“把模范连长李邦亮的事迹挖深、写活,要让他像《高山下花环》里的梁三喜那样,成为全军的标杆!”

李邦亮,光听名字就透着股硬气。他当兵16年、当连长4年,带的连队年年把“训练先进”“全面建设标兵”“爱兵如子”的红旗扛回营区。可我最初写的千字稿,却没掀起一丝波澜。“往根里扎,才能挖出真东西!”老同事一句话点醒了我。这一扎,就是千里奔波,就是基层苦练,我把心都沉了进去。

我先去了李邦亮老家山东沂蒙山的一个小山村,体验他过往的生活;后又住进他的连队,跟士兵们一起睡硬板床、吃大锅饭,摸爬滚打训练战术。最让我震撼的,是训练场上的那一幕。那天,16个刚下连队的新兵站得东倒西歪,眼里满是懵懂。“集合!”李邦亮一声喊,像炸雷般响在操场上,新兵们瞬间站得笔直。“老兵,上前一步,脱上衣!”20多个老兵齐声应和,齐刷刷褪去军衣——黝黑的脊背上,新旧疤痕交错,像铜铸铁打的盔甲,在阳光下闪着光。李邦亮也脱下上衣,他的脊背更粗犷,肌肉虬结如老树根,一道道疤痕深得像大地的沟壑。“新同志看好!想在咱连当个好兵,脊梁骨就得练得这么硬!”他声若洪钟,新兵们眼里的迷茫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滚烫的敬畏。那一排沉默的“黑脊梁”,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狠狠撞进我的心里,也撞开了我写作的灵感。

“黑脊梁”,这三个字像火种,点燃了我所有的积累。我把自己关在宿舍,台灯

宝器

□周成芳

宝器是川渝两地的方言,本指宝贵珍惜之物。川渝人却习惯将这两个字用来形容一个人神经兮兮,爱出风头,类似活宝。有个熟人叫周三,40多岁,别人都说他爱献宝。餐桌上只要他在,气氛一定不摆了。他一会扯起喉咙模仿女人的嗓子唱歌,几杯酒下肚后又像模像样地跳新疆舞,别人笑得越欢,他就跳得越起劲。“你兔儿硬是宝得很。”有人曾当面这样说他。他乐呵呵地笑,称甘愿被人当猴。后来他干脆将微信名改成“宝器”。他最爱说一句“你们开心就好”。也有人说他大智若愚,看上去没正经,其实内心有数得很。

我有个长辈退休后爱写写画画。人老了有点爱好总是好事,但他急功近利,天天花钱去买一些印有什么国家级甚至世界级名号的荣誉证书,标榜自己是文化人。明人一看就是弄虚作假,他却整天自得其乐,天天发朋友圈自我吹嘘。别人一提到他就说老不正经,宝得很。

说到宝器,最近听说



成了唯一的光,稿纸铺开就是我的战场。那段时间,我胃痛得像刀绞,肝区闷得像压了块石头,鼻血一股股涌流,纸篓里扔满了带血的纸巾;为了核实一个细节,我跑几十里路找老兵求证;为改好一句话,我坐在桌前枯等到天亮。就连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在漫长的等待里渐渐心冷,一句“算了”,断了我们的缘分。等《黑脊梁》的最后一个字落稿时,我已虚脱得站不起来,是战友把我抬进了师部医院。

可当这篇长篇通讯登上《解放军报》头版头条时,一切都值了。它像一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湖面,军内外报刊争相转载,电波把“黑脊梁”的故事传到了全国各地。李邦亮不仅被评为广州军区“模范连长”,还获二级英模奖章,破格提拔为团副参谋长。后来,这篇稿子拿了全军好新闻一等奖、全国好新闻二等奖,甚至被编进大学新闻系教材。

当师政治部领导宣布为我记二等功时,我躺在病床上,没有狂喜,只有一片平静的感动。这枚勋章的光泽里,藏着沂蒙山妻儿含泪的双眼,藏着训练场上新兵蜕变的汗水,藏着那排“黑脊梁”的沉默力量,也藏着我家头孤灯下呕出的心血、悄然逝去的爱恋。

原来,笔也是武器,墨水深处,同样能淘洗出沉甸甸的功勋。这枚勋章,不仅属于李邦亮的钢铁脊梁,更属于无数在平凡岗位上默默燃烧的军人——支撑这支军队的,从来不只战场上的刀锋,还有千千万万份以生命为火种的忠诚,不管那火种是喷射的枪火,还是流淌的墨痕。

回家翻出书柜里的军功章和证书,小心翼翼拭去上面的灰尘与锈迹。指尖触碰勋章的瞬间,那些藏在背后的故事、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又一次清晰地浮现眼前。一股豪情重新涌上心头:不忘过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份信念,永远不会褪色。(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辞青

□李光辉

在这个深秋的早晨
我迈着有些蹒跚的步履
登上了屋后的小山
去与青帝告别
他头戴青色玉冠
身穿青色羽衣
跨上青龙坐骑
直奔苍穹而去了
远处的天边
飘浮着几朵白云

从清明时节起
到九九重阳前
这座小山的景色
都是一片青绿
苍翠的青山
加上澄澈的绿水
让我们度过了一
段美好的时光
随着青帝远去的背影
这一片青绿也被带走了
眼前的草木
开始变得枯黄起来

我环顾自己
蓦然发现
同时被青帝带走的
还有我的青春
还有我的青丝
但对于它们
我却没有得到及
作一个正式的告别
就让它们匆匆地
离我而去了
恰似劲吹的秋风中
那一片片飘落的黄叶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洛克之路偶遇堵车

(外一首)

□邹仁波

光盖山垭口
耀武扬威的两辆越野车
在坑洼的石子路上
互不相让堵成文明的血栓

时间开始凝固如天上的云朵
所有先进软件都未预报
这场意外的人性塌方
没有信号的高原如同一座孤岛
埋怨和叹息在稀薄空气中变奏
仿佛一幕荒诞的戏剧

远处犀利的鹰笛刺破云层
放牧的黝黑少年爬上陡峭岩石
皮鞭甩出清亮的哨音——
牦牛穿着古老的礼服从旁边经过
慢慢淹没了争吵的贫瘠和荒芜

牦牛把斗气的越野车牵引到避让带
生锈的汽笛声给予它们崇高的敬礼
让人窒息的道德缺氧终于缓解

在灵魂的窄道上
我们也可为陌生人的远方
让出一座谦恭的玛尼堆

过茂县隧道群

两侧的绝壁如合十的佛掌
暗中使劲施压着隧道
隧道也疼成了九曲回肠

我们在隧道里蠕动
车载收音机刺耳的哀鸣
正酝酿一场精神上的难产

30公里长的黑色幽怨
被一群戴着红色安全帽的拦截
他们扛着钢钎云梯和电缆
给隧道一次健康文明的体检
头上的微光慢慢刻入石壁

我们在洞中匍匐了120分钟
出隧道时我们也自带炬火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上周末,小王同事小张请他吃饭,特别强调可带老婆一起。小王的老婆提前一个小时坐在梳妆台前涂脂抹粉,再翻箱倒柜换衣服,换了一套又一套。“可以了,可以了。”见老婆一直在镜子前磨磨蹭蹭,小王有些不耐烦了。

“老公,你看这条裙子好看不?”小王一抬头,见老婆穿了一条大红色的紧身连衣裙。他老婆长得很壮实,穿上红裙子更显臃肿。“刚才那条好看还是这条好看?”老婆问他。她刚才穿的啥裙子,小王根本没留意。为赶时间匆匆敷衍说:“这条好看。”又补充一句:“宝器。”

小王的老婆是东北人,来重庆没两年,头一次听到宝器,一头雾水。见小王一脸不屑的样子,料想不是啥好词。她顿时杏眼圆睁:“喂,宝器是啥意思?”

小王顿觉情况不妙,赶紧陪着笑脸说:“就是夸别人漂亮可爱的意思。”

“真的啊!那就这条裙子。”老婆眉开眼笑,挽着小王的手高高兴兴出了门。

到了餐厅,小王老婆第一次见到小张5岁的儿子,赶紧去逗他。

“哇,这小孩好宝器啊!”小王老婆边说边从包里拿出几颗糖。

小张的老婆皱了一下眉头,沉着脸对儿子说:“说谢谢阿姨。”

“不谢谢。”小王的老婆抬头看了小张老婆一眼,忍不住赞叹:“嫂子,你今天也真宝器!”

小张老婆脸上挂不住了,冷冷地回了一句:“哪里哪里,这桌人还是你最宝器。”

小王的老婆甚是不解,转头想找小王问个明白,小王却早躲到厕所去了。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